

阳刚的韵律

● 晴川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给历史一种辉煌

——序《阳刚的韵律》

●孙 荪

报告文学不是当今文坛出现的新现象，但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确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观。

在文学读物上，在新闻报刊中，每天都有甚至有许多这样的新作出现：它不是新闻消息，却有相当的新闻信息量；它不是小说散文，却有相当的文学品位。它在报告什么：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场面；它又在运用非报告的方式，以巧妙的构思，文采风流的笔调，走到新闻的背后，把捉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展示五光十色的人生境遇。它连接了新闻与文学，交叉了新闻与文学，兼容了新闻与文学。在连接、交叉和兼容中，释放了单纯的新闻或文学所未曾所不易释放的潜能，展现出一派新的文体风姿与文学神采。

这景观是颇为诱人的。尤其对那些端着新闻界的饭碗而又钟情于文学的作者们。这些作者差不多每人都有或多或少报告文学问世。这是客观的社会要求和主观的心灵要求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新闻记者的当行本领和文学作家的修养天赋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是听命于社会的呼声。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两种文化的相克相长时期，新的问题，新的探索，新的试

验,新的创造,迫切需要舆论支持。更为重要的,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新的人物在出现和成长中,需要精神的赞助和慰藉。对于这一切,一般人可以充耳不闻,可以冷嘲热讽,可以作壁上观;但作为社会的喉舌却不能装聋作哑,不能闭起眼睛。于是,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疑点,奔来眼底,奔来心间,奔来笔端。有时这样还不够,还要去搜集,去开掘,去发现。这是新闻家的使命、责任、天职使然,也是一个有觉悟的现代中国人的天地良心使然。

文学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因为,说到底,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人,从历史运动和历史变革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焦点是人才问题。对此,新闻界和文学界理所当然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全部着眼点和落脚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人自身的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才问题。一位西方大艺术家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读了晴川的《阳刚的韵律》一书,我想说,我们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当然,无论是新闻家还是文学家,都不能实际解决人才使用的政策制订和落实问题;但是,他们却可以发现人才,向社会推荐人才,给需要帮助的人才以精神的赞助和慰藉。《阳刚的韵律》一书的作者,是了解这一社会性的需要的。

这其实也是听命于作者自己心灵的呼唤。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不仅深知人才的价值,更加深知人才成长的不易。尤其是一些在某个领域有重要建树的领衔人物,一些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关头敢于独立支持打开新局面的人物,常常集中了更多的历史曲折、艰辛和痛苦,展现了人类更多的真善美。把他们不同凡响的行为和业绩,特别是他们心灵和精神的丰富性、生动性挖掘出来,表现出来,宣传出来,就是以智慧和见识向社会荐贤,给社会注入健康的精神动力,给读者和公众一种鼓舞,给历史一种辉煌。如《阳刚的韵律》一书所收的文章,看上去也许只是一页页笔墨文字,并不一定能收

到具有实用性的效果,但是,它可能是无用之用,是大用。

晴川这本集子的作品,除了一部分个人经历和心灵震颤的笔札以外,大部分是关于人和人才的报告文学。阅读这些作品,引发了我如上的感想。

从这本集子中,我感受到了一个作家对我们时代的优秀分子所具有的热烈情怀,以及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属于自己的把握。当然,我也想和作者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作者和他的报告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需要热情和热爱,但不必崇拜;不可避免的仰视如果是可以理解的话,那更基本的态度应该是平视甚至审视。在热情中不妨有一点冷峻。这样才能更真实、更富立体感地展现出自己的报告对象。这也许是目前报告文学写作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人间要好诗。我们转折的时代也需要报告文学,尤其需要有识见、有文采的好报告文学。我知道,这样的作品也是不容易产生的,特别是在今天广告式的浮肿的以至虚假的所谓报告文学占据报刊版面的情况下。我盼望更多的记者和作家以对历史和生活的忠诚、对文学的痴迷,下更大的功夫,向读者奉献出更多真作品和好作品。

目 录

序	孙 荪
---------	-----

报告文学·特写

中原大手笔	(3)
诗豪之梦	(18)
中华猕猴桃	(63)
硕果仅存	(81)
国手的诞生	(101)
蓝色的“内宇宙”	(140)
移“山”填“壑”的人	(161)
范文章印象	(177)
从太行山到北京城	(183)
山魔和他的猫	(197)
这里的会战没有硝烟	(203)
我也是一条小溪	(224)
“两分钟政变”记	(250)
阳刚的韵律	(264)

丹心一片桃李艳·····	(281)
海棠一枝独秀·····	(288)
古城新图任描绘·····	(298)
砂器·····	(306)

散文·随笔

天府之国随笔·····	(321)
星光·····	(327)
信步阅读大自然·····	(329)
“神秘之国”随笔·····	(331)
金钱·····	(339)
名气·····	(343)
江南怀古·····	(346)
汤泉三浴·····	(349)
绿城落叶畅想曲·····	(353)
我与红薯的缘分·····	(355)
珍重孤独·····	(358)
又见白河·····	(361)
交际·····	(364)
窗外·····	(367)
读书好·····	(370)
莲沟·····	(373)
九爹·····	(376)

永恒的双成.....	(380)
渴望.....	(384)
冬忆.....	(387)
东海夜弄潮.....	(389)
雪涛.....	(392)
海南旅行散记.....	(394)
崇拜.....	(401)
永不褪色的怀念.....	(405)
寺山落云.....	(408)
钓趣.....	(411)
金色的回忆.....	(414)
画卷:松林晨曲	(417)
胶东掠影.....	(419)
后记.....	(425)

报告文学·特写

中原大手笔

陈天然先生的作品中，有包容
天、地、人的胸怀，何其壮阔！

——池田大作

放眼中原书坛，堪称当代大手笔而受之无愧者为谁？

曰：陈天然。

在最近十几年间，陈天然的作品先后获得了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多国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如果这已足以表明其作为艺术家的规格与品位，那么，陈天然的作品在民间的惊人“身价”，则又表明了他的艺术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

陈先生信笔挥写的一幅“云海”二字四尺宣中堂，在樱花之国的售价高达数十万日元。

在中原的不少城镇，人们几乎随时可以在大街广厦或楼堂馆所里看到陈天然那为人熟识的墨迹。不仅如此，在国内，他的作品还时常被一些投机者非法倒卖，一幅售价即达数千元；冒充陈天然手迹的赝品更是难以数计，以致有关部门要找书法家本人鉴别真伪。

既高贵又入俗——这是陈天然先生艺术作品的典型特征。在高层艺术殿堂里，他的作品会以其阳春白雪的格调而现出典雅与尊贵；而在广大群众那里，它们又会以其下里巴人的通俗实用而受到理解与欢迎。

雅俗共赏，是艺术巨匠手下作品的根本特征。

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陈天然其人必定与他的艺术作品一样气魄雄伟和豪放，但见他一面，你会心许“唯大英雄能本色”此言之不谬：衣着朴素，身材适中，脸膛间洋溢着黄土高原的亮色，眼睛一望见底；虽已年近七旬，两鬓染霜，仍然童心未老，随和热情；谈吐固然时时闪烁着艺术家的睿智，却依旧显得不那么清晰、流畅。真可谓如处子般朴讷，似闲叟般自在。素处以默，全无盛名之下的矫饰；居尊位而甘淡泊，一身古风高士的纯正——这就是艺术大师陈先生的天然神韵。

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书协河南分会的副主席，河南书画院前院长，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如果把这些显赫的头衔与陈天然的朴实风貌联系对比，难免令人油然而生钦佩之感。

陈天然，外表看去，天天然然一个普通人。

时至今日，他的最大乐事莫过于盘桓在故乡的山道上；乡邻们见到他，仍觉得他是一个熟眉顺眼的农民。

“他具有家乡柿树的风格。”当日本著名版画研究家小野田耕三郎先生在文章中这样评论他时，他直乐得三日不知肉味儿。

噫，遐迩闻名的艺术家，何以竟与家乡、农民和柿树有如此难解的情结呢？

高原黄土育柿林 根根叶叶寄深情

巩义，位于中原腹部，北坐太行，南依嵩岳，西濒孟津天堑，东临虎牢雄关。在这里，河洛交汇，携手东奔。在河洛握手处，连绵的群山拔地而起，直冲霄汉。由于大自然造化的神力，使此地形成了岭 毗连之势，蔚成岭上高原的奇观。无论秋冬春夏，登上这一带

山岭,不仅可以眺望无尽高原上姿态雄强的片片柿林,而且可以俯瞰深壑下的层层梯田和黄河两岸的无垠沃野。

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伏羲氏曾在此创作了不朽的《八卦》,古代诗圣杜甫诞生于此,辉煌的北魏佛文化,也曾留下百代不灭的陈迹……

的确,陈天然的诞生地十分奇特:它既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又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

许是由于故乡山河原林的壮丽,玉成了陈天然而使他成为一位痴情乡土的艺术家吧?

巩义柏沟岭,是一个地图上找不见的小山村。旧时代交通闭塞,这里俨然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人们最喜爱的树是柿树:不仅因为它结的果子对山里人有实用价值,更因为它有着与山里人一样顽强的生命力,纵然山高水稀,纵然土地贫瘠,它们一样地滋滋繁衍,一活就是数百年。山村里有没有文化艺术?有。山里人说,有柿林的地方就会有艺术,而他们最喜爱的艺术是书法:这不仅由于书法的书写工具简便,更由于它的表现形式有利于抒发山里人的志向和情怀。每过旧历年,山里人最庄严的事情是贴春联。在山民心中,春联一贴,心头上便有一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气氛,生活便会产生新的希望。

在写春联、贴春联的喜庆日子里,村塾老师成了最受尊敬的长者。只见他频频挥毫,走龙飞蛇,不时赢得啧啧的赞叹声。

耳濡目染,陈家的孩子渐渐爱上了写毛笔字。8岁那年,他成了村塾老师的小弟子。

“给孩子起个学名吧!”父亲向塾师恭请指教。

塾师在村里是有名的“学问人”。只见他眯起眼睛,念念有词一会儿,开口道:

“嗯,咱山里人崇尚耕读传家,讲求朴实生活,自然做人,我看

这孩子秉性憨厚，就叫他天然吧！”

从此，陈天然有了学名。

由于他聪颖过人，勤敏好学，很快博得了老师的喜爱，决计要把他培养成才。

“啪！啪！”体现师道尊严的戒尺无情地打在小天然的嫩手上。

天然景仰老师，却没想到老师如此严厉，练书法又是如此辛苦。

必修课只有两门：一门是读《四书》，一门是练毛笔字。尽管小天然从不敢懈怠，一直都在认认真真地完成老师布置的写字任务，无情的戒尺还是时常落在他的嫩肉上，有时，甚至还要吃上几个“脖儿拐”。

“姿势要坐正！这样，坐如钟！”老师不厌其烦地纠正小天然的姿态。有时，由于结体不严、点划无力、抓笔不紧或悬臂不起，戒尺或“脖儿拐”就会劈头打来。

“记住，记住！点，似高峰坠石；横，似千里阵云；竖，似万岁枯藤；捺，似崩浪雷奔！”有些话小天然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看老师那样认真，身着褐色长袍，像一棵柿树那样威严地站在旁边，心一点也不敢外撤。

也许，天才都是严格训练出来的吧？

每天，太阳还没有起床，小天然就已起床了。坐在小小的课桌前写一张大字，太阳起床后听老师讲《四书》，中午放学前由老师“排仿”：恭恭敬敬的一排学童站在那里，捧着大字让老师用红笔圈评。好的画圈，不好的打叉，特别不如师意的就“打手板”甚至吃“脖儿拐”……

严师出高徒，应了古人的话。不几年过去，小天然就成了老师的得意门生。得意之余，老师硬是让爱女同门生订了“娃娃亲”。

学到19岁上，陈天然“出师”并当上了乡村教师。每年春节写

“对子”再不劳老师动手，而由陈天然一手承包。每家要写几套，从年二十五六，一直要写到初一五更方能歇手……

有活干，有饭吃，有书教，有字写，兴之所至，还搞点篆刻。陈天然打算步古代隐士后尘，乐天安命，怡乐一生。然而，国民党社会的世外桃源却并不太平。四十年代初，山外的世界很无奈。陈天然的父亲与同伴外出经商，不幸遇匪，汽车被砸翻在山涧里，货物被洗劫一空。为了还债，陈家卖掉了全部土地和产业……

一夜之间，陈家变得一贫如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尽管如此，陈天然仍难养家糊口。漫漫人生路，何处是光明？

1945年，《河南民报》的一则广告给陈天然带来了一线希望。这家报社拟招练习生，条件是要高中毕业。陈天然虽只上过一年初中，但还是决定拿自己的作品去碰碰运气，结果他被录取了。报社的美编看中了他的书法和篆刻作品。

那时的报纸出版业还很落后。美术编辑每作一幅得意画作，先要陈天然照线条刻板而后才能印刷发表。

就这样，刻完一幅，第二幅接着就来。春去秋至，酷暑一身汗，严冬手冻红，他从未误过刻板工作。

这无疑是一种最准确、最过硬的临摹基本功训练，一点也不亚于学习大学的专业课程。就这样，实践上有了兴趣，必然提出理论上的要求。按新书广告指引的地址，他向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写信求教，竟然得到了回音。杨可扬、李桦、郑野夫，几位进步木刻家不但给他寄来了木刻学习资料，还写来亲笔信，吸收他加入木刻函授班，指导他学习木刻艺术。

陈天然不信命，但却庆幸再次遇到良师。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木刻艺术的学习之中。由于基础差，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在几位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他模仿着古代头悬梁、锥刺骨的榜样，在饥

寒交迫的境况中，常常勤学苦练到深夜。老师们经常给他寄的杂志是《木刻艺术》，从那上边，他第一次知道中国的土地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有反动政权和进步政权之分，第一次知道了解放区的农民根本不像家乡的农民那样悲惨，他们能在自己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搞革命。

进步木刻作品使陈天然开阔了视野，由此他更爱木刻艺术了，一幅幅幼稚的木刻作品在他手下诞生：《累》、《新的憧憬》、《收割》、《流浪》，都是反映山区农民苦难的劳动生活的。山乡的牛羊和车犁，山乡人民愁苦的面容、刀刻般的皱纹和充满渴望的眼睛，出现在年轻版画家的第一批作品中，尽管在艺术上尚嫌幼稚，但题材本身体现出的革命精神，却预示着年轻艺术家的远大前程。

古今名家万万千 —— 纳入胸怀间

好景不长。在《河南民报》难以维持生计，就到《中国晚报》。然而，半年以后，由于体现了进步倾向，这家报纸又被反动当局查封了。

陈天然开始了新的漂泊。每一处只能是来去匆匆，随时都会失业。况且，即使不失业，在黑暗的时代，一点点薪水又如何能救得了命呢？通货膨胀的速度比火车的速度还快。代一个学期的课，薪水不够买一张从商丘到开封的车票，人能活命么？

山重水复之时，陈天然想到了进步书刊上曾有过介绍：延安有一所“鲁艺”，那是专门为进步青年开办的学校。身上只有十几元钱，陈天然决定闯一闯命运。

不幸的是，去延安的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特务，进步青年一不小心，就有被捕杀头的危险。

吾所思兮在河滨，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北望泪沾襟！想起张

衡的四愁诗，陈天然禁不住喟然长叹。

但就在此时，他的命运之星再次闪现在希望的天空。1948年，洛阳解放了！蓬勃发展的革命事业迫切需要进步青年人才！得到这个消息，陈天然星夜奔赴党领导下草创伊始的《新洛阳报》社。听了陈天然谈自己的革命理想，看到年轻人那一幅幅精妙的书法作品和木刻习作，社长高兴了，当场拍板，吸收陈天然进《新洛阳报》担任了美术编辑。

就这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有送一分钱礼物，没有走一个后门，陈天然参加了革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

在党的关怀下，陈天然的木刻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昔日农家娃子的稚拙作品，竟赫赫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后来，党组织又选派他到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参加培训。虽然服从需要，他9个月就回到工作岗位，一天美术业务也未学，却系统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懂得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是为人民服务。

陈天然立下壮志，决心为人民创作出好作品。在调入《中南政报》工作期间，他被派到广东一带农村搞土地革命。1年后，他创作出反映土地革命的12幅连环画，寄到上海《展望》杂志，一举发表，还寄来12元稿费。

12幅画12元稿费，在当时的陈天然看来，这太了不起了！过去在国统区也发表过不少作品，而每幅作品的“稿费”不过是一张报纸。

稿费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大院引起了轰动：哟，小陈还真是个艺术人才哩！军政委员会政研室领导甘当伯乐，推荐他到《湖北日报》当了专职美编。之后，他又调入湖北省美术工作室，专职搞版画创作。

党给予的条件越优越，陈天然越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

“这些年发表的作品也有上百幅了，为什么大多没有生命力？”陈天然开始反省自己。

他在日记上写下了铭心之言：“自知生性迟钝，专业基础较差，惟有用铁杵磨针的笨功夫，方可挽救先天之不足。”

于是，再次深入研究古元、李桦、郑野夫、陈烟桥、任伯年、石涛、齐白石；研究柯勒惠支、毕维克、麦绥莱勒……许多个日夜过去了，他从众多的中外画刊中，把不同形象、不同姿态的人物剪辑了200多幅。不知多少个白天，他闭门不出，用木炭条在白纸上把人物一一临摹下来；又不知多少个夜晚，他对着《艺用人体解剖学》，把“组装”人体的各种“部件”反复默写下来，炭笔的粉末染黑了手和脸……

然而作品的主题却总还觉不够新颖，这又是为什么？

一天晚上，他翻阅鲁迅文章，一行醒目的话语跳入眼帘：“对于艺术来说，越是地方的，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呵，说得对！

陈天然总算醒悟了：作品缺乏新颖感觉，原因在于缺乏地方特色。的确，如果在诸大师身后愚蠢地亦步亦趋，就永远难有独创的作品。

创造性的作品，要表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感情。他蓦然想起了家乡那浓绿的柿林，那似金星闪烁的柿果，想起那山岭起伏的高原，那人欢牛哞、汗流浹背犁耙耕作的劳动场面……

他拿起木刻刀，激情荡胸，放刀直干，一幅幅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应运而生……

1956年，陈天然创作出反映家乡农民劳动场面的套色木刻《套耙》，在当时全国唯一的《版画》杂志发表后，立刻在美术界引起重视，多次被选为出国展览作品。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赶船》、